

水格一著

青耳

悲伤 那么长……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© 水格 2007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青耳/水格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7.3
(布老虎青春文学)
ISBN 978-7-5313-3164-3

I. 青… II. 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55146 号

布老虎青春文学星计划



独家网络合作伙伴: 腾讯网读书频道

青 耳

责任编辑 张楠

责任校对 潘晓春

美术编辑 冯少玲

封面设计 刘倡

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

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

<http://www.chinachunfeng.net>

编辑 布老虎青春文学编辑部

Email: shuige2000@126.com

联系电话 024—23284393

传真 024—23284393

购书热线 024—23284402

印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圣启印务有限公司

幅面尺寸 145mm × 210mm

字数 170 千字

印张 7.5

印数 1—20 000 册

版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
印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17.00 元



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: 024-23284391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: 024-23284029

▶●●

水格

男

80 后

天秤座

B 型血

东北土著

▶●●

文学作品列表

《半旗》（长篇小说）

《隔着栅栏的爱情》（长篇小说）

《刻在树干上的结夏》（长篇小说）

▶●●

电子信箱: shuige2000@126.com

个人博客: 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/shuige>

你听，寂寞在唱歌……

在斑马线消失的夏夜里

终年运转着

少年的摩天轮

青耳 QING ER



水格的涂鸦BLOG

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m/shuige> > 复制 > 收藏本页

发表文章



水格2003的BLOG

活力地带

☒ 我的文章 ☐ 我的相册☒ 给我留言

我的公告栏

水格:
男
B型血
天平座
东北土著,
(我要去南方呀我要去南方~~~)

敬请关注水格作品:

<17岁的男孩>

<半旗>

<隔着栅栏的爱情>

<刻在树干上的结夏>

<青耳> (新)

我的联系方式:

Email: shuige2003@126.com

欢迎加入水格官方QQ群:

20042258

我的文章分类

- chapter 1 少年四月初五 1
- chapter 2 大城小事 29
- chapter 3 人生若只如初见 69
- chapter 4 倒数三秒就不哭 121
- chapter 5 梦不落 159
- chapter 6 如果说有交集 179
- 后记:
又寂寞又美好 213
- 读者手记:
01 黄昏以后, 和青春道别 226
02 迷宫 229

chapter 1



少年 四月初五



Qinger

[一]

几乎是锦衣夜行了。

世界一片黑暗。月光沧海一般波澜起伏，无边的静谧汹涌地落下来，道路弯弯曲曲。深幽而不见尽头。不过是缺少灯光设施的小区，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事，难道还像小女生一样鬼哭狼嚎的怕黑吗。纪言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下楼道，身后被踏亮的灯忽然熄灭，他不用回头也知道，贴在墙壁上的影子一并也消失了。

风不大，轻轻掠过来，风里面能嗅到好闻的味道。

北方的四月是纪言最喜欢的季节，无论一天的哪个时候，空气里总是能够闻到春天暖洋洋的味道，不仅如此，城市也像是施了粉黛的美人，嫩嫩的绿色一抹一抹地贴在了道路的两旁，再接下来，各种花次第开放，花香就轰轰烈烈地占据着整个城市。每年这时候，纪言都不愿意被囚禁在房间里做没完没了的作业，总是会找出五花八门的借口从家里溜出来。

现在是晚上七点半。



纪言下楼的时候，《新闻联播》刚刚结束，妈妈在身后喊着：“纪言、纪言，你的作业写完了吗？你……”

纪言不顾一切地冲下黑糊糊的楼道。光在他身后陆续追来。可现在他停住了，光也随即消失。安静的夜。纪言的心窝里灌满了暖和的风，却总觉得缺少了点什么。

他向前走。

光是在转弯的一瞬间星星点点地落下来的。路灯一盏一盏地亮起来。纪言的嘴角露出了一个优雅的弧度。借助光，才看见在几棵桃树后面，有个人。那个人貌似在利用老房子一楼新装上的钢筋练习引体向上。灯亮起来的瞬间，那个浑身散发着热乎乎气体的人跑过来，瞪着眼睛看着纪言身边陆续亮起来的路灯很是惊奇地说：“天啊，你是光明使者！”

纪言说：“那你是吸人血的蝠王吗？”

尽管他自己也很惊奇身后的灯随着他的脚步一盏一盏地亮起来。

简直匪夷所思。

可纪言对陌生人的搭讪不感兴趣。硬生生地顶了回去。纪言总是如此，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为什么总是拒绝他人对自己生活的介入。他偶尔会觉得寂寞，虽则仅仅是淡淡的感觉，却还是有寂寞的，也许，他需要去交一个朋友。班级上，他坐在第一排。不消说与杀气腾腾的男生比，就是与那些张牙舞爪的女生比，他也安静得足以被比喻成一只小白兔了。除了上厕所和课间操之外，他的凳子像是被人涂抹了胶水一样牢牢地粘住了他的



Qinger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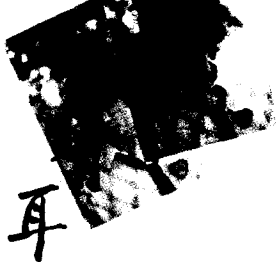
屁股，他不参与男生们的任何球赛，甚至连看都懒得看，女生们的窃窃私语、高谈阔论或者飞短流长他就更是嗤之以鼻。他坐在那，一动不动，也许他就这么坐下去了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。一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女生跳到他面前说：“纪言，你是个连朋友都没有的人，我鄙视你。”

纪言看着那个女生。与他一般的个头。有好看的眉毛和嘴巴。却弄了一个最难看的头发，头发是爆炸式的。尽管教英语的班主任像抓贼似的带她去了N次理发店，但她的发型永远是鹤立鸡群。纪言动了动嘴唇说：“你这是报复我吗？”

女生说：“我报复你？笑话。你呀，不是我说你，你真不是个男人！！”

纪言知道女生说的事。

上个周末，小考之后做值日，天有些晚，教室里只剩下了她和纪言。她跳起来坐在桌子上，看着纪言弯着腰打扫卫生。然后貌似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纪言有没有谈过恋爱。纪言说没有。她就说那你有没有喜欢过的女孩呢。纪言想了一会儿却没有说话，闷着头继续扫除。她就笑了，“扑哧”一声笑了，然后她从桌子上跳下来走到纪言身边说纪言啊，你怎么还像个女孩子一样，会脸红呀。纪言说我没有。她说你要不要尝尝喜欢女孩的味道。说着，她把纪言拉起来。她的力气很大，不像个女生。她把纪言推到了墙角，然后她开始亲纪言的嘴巴。纪言的牙齿咬得紧紧的，只感觉到她的舌头像一条小蛇一样四处乱走。纪言觉得很难受，他被她弄得一片潮湿，连呼吸都很困难，却紧张得说不出一句



耳

话。任凭她的舌头在他的脸上到处肆虐。她停下来。眼睛盯着纪言。纪言感到她的呼吸开始浓重，这一次，她的手没有搂他的脖子，而是伸进了他的衬衫，贴着他平滑的小腹滑了下去，遇到腰带时受到了一点阻力，但她矢志不渝，一用力，就跨越了界限，手指触摸到了……纪言说你不要这样。她毫不在意，依旧我行我素。纪言于是大叫一声“你流氓”推开了她破门而出。

纪言知道她对那件事耿耿于怀。

纪言对着凶神恶煞的女生说：“你不是有吗？”

“有什么？”她说话的时候眉毛几乎立起来，“我不是男生，我怎么会长那玩意儿……”说着，她还是指了指纪言的胯下。

纪言的脸突然红了起来，他结结巴巴地纠正着女生的误解：“我的意思是……我没问那个，我是说……你不是有男朋友吗？”

“纪言，你给我闭嘴！”

于是，她转身把门摔得叮当作响，消失在纪言的视线之外。

把纪言一个人留在教室里。

那个野蛮的女孩叫做小夕。

而常常和她在一起的那个男生，俊美得光华四射。

[二]

不错，那个人就是炎樱。

那天晚上去网吧的路上肯定不是纪言第一次遇见炎樱。

以前他们就彼此照面过N次。每一次，纪言总是跟在炎樱

Chapter 1

Chapter 1



Qinger

后面。孤单一人看着炎樱拉帮结伙地走在前面，书包总是一次又一次飞到天上去，炎樱他们的脚下像是被安装了弹簧，不停地跳起来，又落下去。笑声像波浪一样一波未平一波又来。他们热衷于在一起讨论CS、魔兽和女生。

纪言和他们的世界毫不搭边。

他永远是背着书包独自一人穿越春夏秋冬。

他喜欢听歌，不是 Jay，也不是 S.H.E，说起来恐怕会被别人笑掉大牙，纪言爱听陈百强和郑智化的歌。他把他们的歌下载到 MP3 里，独自偷听。

“不是我说你，你真的很灵啊！”他说，他说话的时候嘴角会向上一翘，貌似坏坏的笑，眼睛里面一片晶亮的漆黑，像一潭水，倒映着纪言身后的灯火。

纪言站在那里，看着灯光还在远处继续一盏一盏地亮起来。像是多米诺骨牌那样好玩。那人走了过来。他拨开桃树的枝条，跳上水泥台阶，蹭了一身花香来到纪言的面前。那张面孔笑得有些天真，还叫人羡慕。纪言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高兴成这样，难道天上要掉馅饼了。

“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纪言看清了他。

纪言说：“是你呀？”

炎樱很高兴地说：“呀，难得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呀？”

“我……”纪言的话被卡在喉咙里，他记得的，只是他的面



容，而不是他的名字。

他显得更高兴了，一只手搭在纪言的肩膀上，“纪言，帮我一个忙啊！”——纪言的心里被重重地撞了一下，他惊讶于面前这个男孩知道自己的名字，并且喊出来毫不生涩，就像认识了八百年一样。

“帮什么？”纪言说话的方式永远笨拙而直接。

“喏，那是我家，我把钥匙落在家里了。所以我回不去家了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你不是在练引体向上吗？”

“什么什么，练引体向上？你搞错没有？”

打破纪言的脑壳，他也不会想到，炎樱要他踩到自己的肩膀上。他们两个人又一次跳过台阶，钻进桃花树的后面，踩在一大块软绵绵的草地上的时候，炎樱嬉皮笑脸地说：“纪言，来吧！”

纪言搞不清楚来什么，他东张西望地看了一会儿。确定附近没有人，才小心翼翼地说：“我怎么感觉像做贼一样。”

炎樱说：“你脑袋被门挤了吗？”

炎樱蹲下去，他拍了拍自己的肩膀大声地说：“快点踩上来，把上面的小天窗捅开。那样就可以把窗户打开了！”

纪言于是两手抓着钢筋，一脚踩上炎樱的肩，他“哎哟”地叫了一声。他说：“纪言，我可以站起来了吗？”



Qinger

纪言说：“可以了。”

然后纪言感觉到自己慢慢地升了起来。仿佛一个帝王似的，他很风光地说：“哎，我觉得我像个王。”

炎樱没好气地说：“够到了没？”

“够到什么？”

“哎，老兄，帮我开窗子哦！”

“哎，你能不能再高一点呀，就差那么一点啦！”

“这下呢？”

“够到了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打不开。”

“为啥啊？”

“我推不开！”

“你用力推！，上次我把钥匙掉了，小夕一个女孩子家都推开了！”

纪言听到小夕的名字，身体就猛地抖了一下。他抬起手，在黑暗中擦了一下额上的汗，索性岔开了话题：

“哎，我跟你说，你是谁啊？”

纪言要知道为这句话付出那么大的代价，打死他，他也不会说的。炎樱在听到纪言这句话的时候，大脑出现了短暂的缺氧，两眼一黑，身体彻底失去了平衡，整个身体向后倒了下去。最倒霉的是纪言。所谓摔得越高摔得越惨，说得就是这个道理，一瞬间，纪言觉得地动山摇起来，他面部朝下，狠狠地摔了下



耳

来，而且他的脸和半块砖头做了一次亲密接触。只听到惊天动地的一声惨叫之后，世界一下沉了下去，只有鲜血汨汨地流淌。他觉得半个脸彻底麻木掉了，他努力翻了身，疼痛使他半睁着眼睛，他觉得天空压下来，狠狠地迫近，星星的光芒更加灼人夺目。

炎樱从草地上爬了起来，一把将纪言背起，鲜血顺着炎樱的脖子流下去，将他身上的白衬衫弄得一片狼藉。微热的体温迅速窜进了纪言的心窝。他第一次像是没心没肺一样咧开了嘴巴。果然不出所料，炎樱立刻批评了他：“你还笑，真是没心没肺。”

纪言说：“我不打紧的，你放我下来吧。”

炎樱说：“闭上嘴，我要带你去诊所，叫我妈帮你止血。”

“你妈？”

“是哦。我叫你闭上嘴巴不许说话！否则血会淌个没完。”

纪言听话地闭上嘴。

炎樱在奔跑。汗水很快杀气腾腾地钻出头来。浑身都是汗味的炎樱给纪言留下的印象是如此清晰有力。盯着肩膀上的两个鞋印，纪言他忍不住又说了一句话：“我弄脏了你的衣服。我那时应该脱下鞋踩你的肩膀！”

“你不许说话啦！”

“就一句话还不行吗？”纪言像是小孩子一样在炎樱的背上讨价还价，“你到底叫什么名字啊！”

“天啊！”奔跑的炎樱突然停了下来。

Qinger

[三]

“我叫炎樱。炎热的炎，樱花的樱。”对着鼻孔塞着棉花球的纪言，他非常认真地说，“你记住了吗？”

纪言小声地说：“我记住了。”

然后炎樱像个大哥哥一样探过手来，拨乱了他的头发，转过身大喊：“妈！妈！我又把钥匙落家了。你要怎么办吧！”

穿白大褂的阿姨不动声色地说：“还是按家法处置！”

“别价啊，妈，咋说我也是你亲儿子，你别这么心狠手辣啊！”

“这不怪我啊，怪只怪我说了多少遍你也不长脑袋！”说着，她一挑门帘，进了里面的屋子。纪言神秘兮兮地问：“啥家法啊？是不是要你考试每次都是第一名呀？”

炎樱晃了晃脑袋。

“放学后不准玩球？”

“也不是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妈要惩罚我做一个月的饭啦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哪位天使大姐来救救我啊！”那天送纪言回来的时候，炎樱把自己的电话留给了纪言，并且笑哈哈地说，“纪言啊，有事挂电话给我。——我是说你需要抄作业的时候。”他狡黠地眨巴着眼睛，那样子就像一流氓。